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闕疑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闕疑卷三十五

元 鄭玉 撰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求之也　穀梁氏曰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内曰暨胡氏曰是時昭公結昏强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

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吳楚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薳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於蜀奉承以來

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徳令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頼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以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徃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

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鬛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疆聞之見公公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愚按襄公適楚慕其宫室歸

作楚宮遂以薨焉今楚子作章華之臺昭公又往落之豈非欲效其父之所為乎以朝聘而往楚猶曰中國朝於夷狄辱也况以宮室臺榭之樂而往乎不待貶絶而罪惡見矣

叔孫婼如齊涖盟

穀梁氏曰涖位也内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高氏曰以暨齊平故婼往涖盟也昭公自是遂以善齊故孫于陽州卒以齊為寄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于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䳭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于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

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家氏曰穀梁曰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注謂親之所名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穀梁此義其必有所授矣蓋所謂諱者特諱之於廟耳未聞生者而為之諱衛之君臣同名乃其明證後之人以謟事君諱其所不當

諱是故春秋每因事而垂法

九月公至自楚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

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没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宫敬叔師事仲尼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許氏曰季武子相魯作三軍改變公室唯己所利取鄆瀆盟敗諸侯約幾陷名卿以國為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此其專欲不忌之習非一日也家氏曰自後

世而言司馬懿其人也至昭師遂移宗社意如逐君

宿所命也其魯國之大盜與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始生孟縶孔成子夢

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

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

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

侯之歲婤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

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高氏曰此陳公子招也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者正其天倫之次所以甚招之罪且以見陳侯寵其弟假之以權致此禍也謝氏

曰自招作亂覆世子由是楚人乘之起而滅陳然則世子繫國安危可知矣哀公內失尊隆世子之道外失訓養宗族之道崇嬖妾寵孽子以致冢嗣孤弱骨肉起為寇讐而世子不保其身也家氏曰如傳所言廢太子本哀公意何為憂懼以致於縊以春秋書法而觀招實為之耳意者招與二姬廢適立庶如敬嬴襄仲之所為而哀公未之知是故書招殺不然將目君如晉獻宋平之殺矣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許氏曰陳哀寵其庶子資以強輔而濟之權以亂太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躬受其禍惟其暱愛法不勝私也悲夫

叔弓如晉

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高氏曰前

年楚成章華之臺召諸侯落之至是晉成虒祁之宮而諸侯遂皆往賀之晉之效尤如此霸業之不振宜哉許氏曰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弗慮圖唯宮室之崇以為安榮平公其可謂志卑矣叔弓如晉之所以志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謝氏曰陳世子遇難哀公

繼卒陳人以國難告楚楚子以招之亂執陳行人殺之行人以命通于邦國而已招之亂非行人之罪也執非其執殺非其殺故楚子貶爵稱人蘇氏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為君矣不曰陳君而曰公子留何也留立于招耳未成為君也高氏曰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辨適庶也春秋明微大率如此家氏曰陳人作亂殺其太子致其君死不以正命罪在一招楚不能討而縱之于越干徵師何罪而為首戮乎葢楚

靈因陳亂以為利賊殺不辜欲以震怖陳國而墟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春秋先書招之罪繼書于徵師之死繼書孔奐之死言當討者縱無罪者死傷楚詐之行乎中原莫得而正也

秋蒐于紅

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公羊氏曰蒐者何簡車徒也臨江劉氏曰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于蒐爾陳氏曰蒐于紅也自根牟至商衛革車千

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胡氏曰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絶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于君父昭公至是民食于他不恤其所昧于履霜之戒甚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　高氏曰招專歸罪于過而殺之以說於楚其不書招殺而書陳人者過亦何罪故稱人以殺招雖殺過不足以贖然楚人竟受其欺放之而已家氏曰過與招同為亂招其首也春秋既于今年春正招首惡之罪今招委罪于過而殺之春秋復于此而正過同為亂之罪招與過皆當有罪但首從之不同耳過以從而死招以首而放著夷楚之失刑也　愚按過不去大夫公子春秋所

以明招之為首使招不得以過説于楚以掩其罪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

奐葬陳哀公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

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

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于幄加絰于顙而逃使穿

封戌為陳公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

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高氏曰春秋之書滅者惡之甚也稱師者見其恃衆也穀梁氏曰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惡楚子也泰山孫氏曰

陳公子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子執而放之陳孔奐無罪之人也楚子殺之吁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又為淫刑也如此又曰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　愚按孔奐以為有罪則傳無其文以為無罪則經去其官然以經所書文勢詳之恐只謂招以首惡而得放奐以黨與而被殺譏夷楚用刑之頗耳然無所考證姑闕

之以俟知者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高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侯之大夫自往會之夫中國諸侯而為夷狄所滅中國既不能救亦宜同心疾之奈何反使大夫往聘問耶陳氏曰諸夏之大夫旅見于楚于是始舉會以見其餘也凡舉會以見其餘者則天下之辭也

許遷于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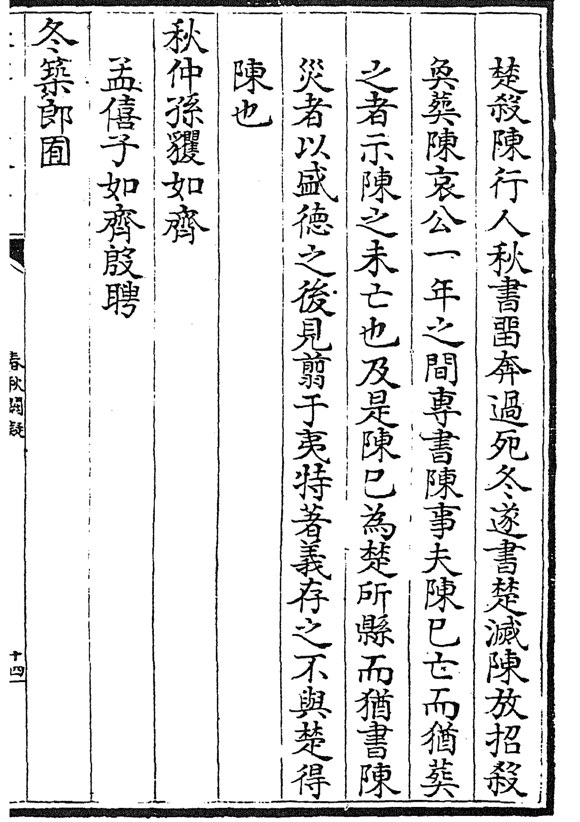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　高氏曰此楚遷之也許以畏鄭復求遷于楚故以自遷為文陳滅許遷皆中國無霸之禍也

夏四月陳災

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

遂亡子産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也而楚所
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
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
故曰五十二年　公羊氏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災何
存陳也胡氏曰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夷于屬縣
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于諸侯言亡國之有
天災也何以書于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
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

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于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于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絶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于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家氏曰春秋于陳之亡書法深致其嚴謹自去年春書陳招殺世子偃書



楚殺陳行人秋書留奔過死冬遂書楚滅陳放招殺奐葬陳哀公一年之間專書陳事夫陳已亡而猶葬之者示陳之未亡也及是陳已為楚所縣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翦于夷特著義存之不與楚得陳也

秋仲孫貜如齊

孟僖子如齊殷聘

冬築郎囿

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家氏曰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令復築郎以為囿其以為游觀之地乎其以為講武之處乎謝氏曰于是時外有强楚可憂內有權臣可慮上有雨雹日食之變下有兵民彫耗之弊捨此不恤而築囿于郎迷之至也然則築郎囿非獨罪其勞民而已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襄三十一年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八年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

子善于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于道遂如陳氏桓子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至是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于陳鮑氏而

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
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
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
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
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
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
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
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黒以靈姑銔

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
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
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
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强思義為愈
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
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其幄幕器
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
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成子公公孫捷而皆益

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高氏曰欒施與高彊以兵攻君宮欲挾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不勝而出奔此罪大矣春秋不書高氏非卿故也魯方通聘而受其奔亡之臣非義甚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平子伐莒取郠獻俘使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

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　家氏曰鞍之戰四卿俱書譏季氏以其私怒出而諸卿奔走後先惟命之承非但誅其伐國誅其無君也胡氏曰前已舍中軍矣昬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三家各有其一　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巳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

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高氏曰三卿並將大夫始張自鞍之役而卒極于此是時間晉之衰故三卿帥師同伐莒見疾莒之甚欲一舉滅之而三卿擅以為巳功也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

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

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杜氏曰無冬史闕文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師師圍蔡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令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

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緍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高郵孫氏曰蔡侯般弑父之賊楚子以義討之則無不可乃詐誘而殺之又滅其國而有之春秋以楚子之志不在于討賊徒殺人之君而利人之國故書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

之陸氏纂例曰兩罪之故兩書名也陳氏曰楚子假大義以號于天下放陳公子殺蔡侯于是滅陳蔡是之謂討賊歟殺中國之君大夫鄭高氏曰不曰戕而曰殺者又見般之罪宜死也胡氏曰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戎蠻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辭致討執般于蔡討其弒父之罪而在宫者無赦焉討其弒

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宮室謀于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也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令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于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刼懐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賊子者或畏其强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

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于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謝氏曰歸氏襄公妾昭公母胡女歸姓家氏曰妾母僭夫人自成風以來春秋皆有譏至是始無譏非無譏也僭禮之罪在僖宣後之子孫率循弊典有不足責焉耳然直書其事而無隱乃所以責之也

大蒐于比蒲

胡氏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君政之本君執此以御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于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戚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係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

喪淮夷並與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徒同日並舉惟審于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修好　家氏曰喪不貳事前既蒐于比蒲此復為祲祥之會春秋皆繫之五月之下所以貶也師氏曰為君者舍母喪而用蒐禮為臣者舍國喪而從盟誓子母君臣之道如此以孝治其國者然乎高氏曰魯雖與邾盟以修好然而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

盟豈可信耶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

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狄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卿不足書而書者中國不競苟有善意斯存之矣蓋自是而後春秋之譏世益畧謝氏曰方是時夷狄益强中國益弱故大夫將欲救蔡而卒無成功而會不書救罪之也家氏曰般可討

而蔡不可滅也今般已死而虔之兵猶頓于蔡城下必欲乘其危亂而取之此盜賊之兵中國諸侯共起而擊逐之義之所得為也為晉君者當使人諭之楚責以違載書擅興兵滅與國之罪彼虔雖頑冥不靈國中猶有人豈不畏義而止而晉之用事者庸猥無能乃使人卑辭為蔡請益為夷所侮辱而蔡遂滅矣

九月已亥葬我小君齊歸

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

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羮使棄疾為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

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頼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内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泰山孫氏曰諸侯在喪稱子此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按四月

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窮迫危懼以至于死此未立可知也胡氏曰内入國而以其君來外入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辭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强執以歸而虐用之也然世子者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讐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于力屈就禽虐用其身而不顧也

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陳氏曰均之為滅國也嘗臣之矣書曰以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也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髙氏曰蔡本中國之諸侯乃背中國而即荆楚必以荆楚為可恃也今蔡侯既為荆楚所誘而殺之又從而滅其國其世子有又為所執而虐用之以絶其世然則荆楚何補于蔡哉此萬世人君之戒也徐氏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陳蔡首倡列國甘心從楚可謂不義不旋踵間皆為楚滅亦以

此終者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因其衆也　穀梁氏曰納者內不受也杜氏曰不言于燕未得國都大東萊吕氏曰北燕不名劉質夫以謂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其國非臣下所當逐入于夷儀納于陽不名以正其君臣之分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産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産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許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産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許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産于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

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
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
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
子曰吾軍帥强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
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于楚子

戌虎知之而不能行　左氏曰書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家氏曰虔以猜忌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書成熊懷寵耽祿見幾不作以及于難亦有責焉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

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
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
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
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
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
而歸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
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
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

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内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

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黄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陪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為怨府　高氏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慭不克而以費叛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

安而哀其志也陳氏曰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慭

有奔焉爾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

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

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

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

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爕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

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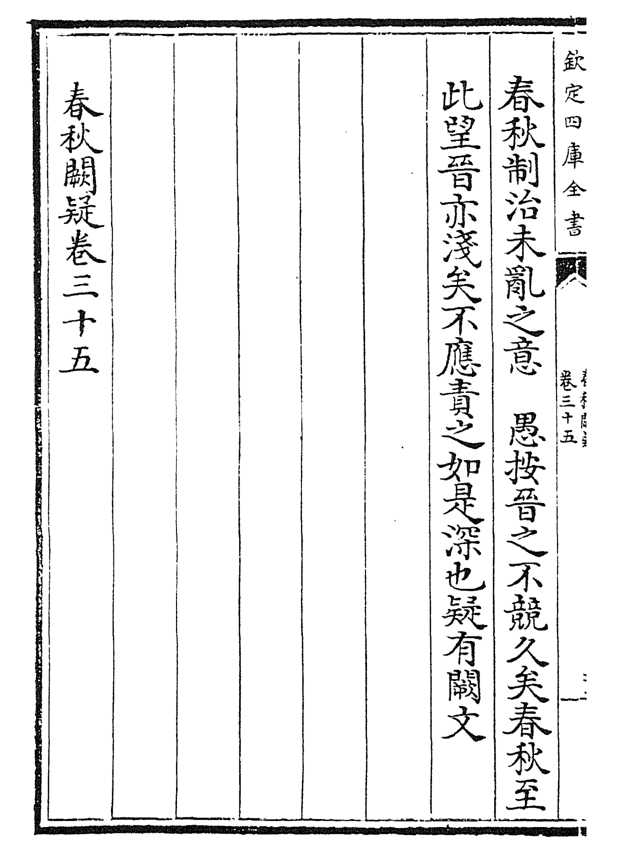
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
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
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
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
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
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

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　高氏曰徐吳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于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

晉伐鮮虞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
壬午滅肥以肥子綿臯歸至是晉伐鮮虞因肥之役
也　陳氏曰狄晉也晉主諸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
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
中國之志也楚虔弒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放陳招
殺蔡侯般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連年有事于
狄鮮虞吴之入郢於越入吴晉猶圍鮮虞也詳于狄
事而不詳于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于是狄晉蘇氏

曰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
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書特貶
之胡氏曰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
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
為以伐人國是以楚之事為可行也人之所以為人
亦以信義而已矣信義之不存則三綱淪九法斁禽
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
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此



春秋制治未亂之意　愚按晉之不競久矣春秋至此望晉亦淺矣不應責之如是深也疑有闕文

春秋闕疑卷三十五

春秋闕疑卷三十六

元 鄭玉 撰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

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蒯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

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陸氏微旨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之人名何也曰家臣微賤名不合登于史冊也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它國之邑也胡氏曰費内邑也命正卿爲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强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惡于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于上者毋以使下也然

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于下者事其上而不忠于其君以所惡于上者使其下而不禮于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謝氏曰周之衰也其始諸侯制天子其次大夫制諸侯又其次家臣制大夫劉氏意林曰使周之王毋廢文武之法毋過失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其上諸侯必毋僭天子其大夫孰陵大夫必毋脅其君

其陪臣孰叛魯之不正相承非一日之積矣衆人之治則以謂苟君君臣臣焉可矣王者之術必將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正已而物正此之謂王者之術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于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
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
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
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
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强與之盟入襲蔡蔡
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
行已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

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
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
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
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
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
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
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
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

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禄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宫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

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
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
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
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
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初楚子之爲令尹也爲
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
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人入焉
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執而

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内何非王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宫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閲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

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穀梁氏曰自晉晉有奉焉爾薛氏曰比以虔出歸而弑虔則其歸爲簒也高氏曰雖棄疾脅比而立靈王自縊而死若比不從棄疾

之脅則靈王未必死以此言之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為君則成楚靈之弑者乃比也蓋是時比當效死不立而既立矣又烏得避是名哉若使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則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置其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絶後世姦人之禍也雖然比之歸也虔猶在楚其不言入何也觀從召之楚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也陳氏曰靈王之弑棄疾為之

也比立而弑君則比蒙首惡之名胡氏曰昭元年楚虔弑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爲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爲臣則晉于欒盈是也臣不以爲君則公子鱄于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纍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

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于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于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弒其君虔明于君臣之義也家氏曰虔非簒國之賊乎始虔之簒有能仗大義而殺之求郟敖之後立之則殺者為義簒者為賊從州吁無知之討例可也及今而後殺之又代君其處其得謂之討賊乎蓋賊可討而不可代也代之則與之俱為簒弒之人春秋之義必有所不容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

赦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寛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

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

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

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而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内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

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奥主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胡氏曰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固君比矣而又弑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

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强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爲王則王周走而呼于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爲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棄疾之君乎謝氏曰比國之逆臣也殺不以討賊之辭棄疾與比同惡相濟者也比既據國害君棄疾復爭位殺比二人者其逆同其罪均故棄疾殺比不以討賊之辭與之也比虔之弟

棄疾比之弟棄疾比皆稱公子以明楚靈之禍起于宗族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

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産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胡氏曰方是時楚人暴横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爲申之舉遷賴于鄢縣陳滅蔡

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于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于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内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于不競無憤恥自强之志惟宫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豫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陳氏曰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鄟

陵之會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

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于好講禮于等示威于衆昭明于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

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

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産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

戍盟令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
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
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
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
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
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
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
丘齊服也公不與盟　胡氏曰書同盟者劉子與盟

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辭繁而不殺也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求逞私忿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强衆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至有自來矣詞繁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臣子之于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

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挾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得不與焉幸也　愚按平丘之盟晉政不競霸業遂衰中國之恥也故魯以不得與盟爲幸若夫邾莒之愬則魯亦不能無罪焉故程子曰辭公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爲幸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

錦奉壺飲氷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胡氏曰稱人以執非霸討也自文公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强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郠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于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爲非霸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愬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于諸侯以其罪執之請于天子以大義廢之選于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

邑爲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爲霸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

子之子吳歸于陳　謝氏曰二嗣前非諸侯至此始立故書名胡氏曰歸者順辭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于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于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荆蠻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葢有不得巳焉制春

秋爲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爲心興滅國繼絶世異于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爲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

于河

吳滅州來

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至是吳滅州來合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蘇氏曰州來楚之附庸高氏曰成六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也至是取之盡殺其吏民無道之甚故稱滅焉春秋詳楚伐吳畧吳伐

楚而志其甚者滅州來是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

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于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高氏曰魯大夫執則致行父之不至從公也意如不

書族前見也夫晉之始執季孫爲之邾莒之供而非
有扶弱擊强之義也及其歸之又以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爲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
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
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
召陵又以賄敗以十有八國諸侯之衆而書侵楚以
陋之于是晉日益衰外攜内叛不復振矣夫利之能
敗人國家一至于此春秋之所深戒而季氏富于周

公遂能以利幸脫此禍尤聖人之所深疾也家氏曰

春秋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繼書意如至自晉見魯君

與意如相出入于晉也傳謂意如譖其君使不得遂

于晉此其實也如晉昭辭公于會而執意如人猶冀

其明正强臣專兵之討俄而得釋季氏愈張魯君愈

削乾侯之禍作矣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家氏曰郊公以子

代父正也庚與以弟繼兄簒也蒲餘侯首亂者也公子意恢君之黨必莒之舊臣也蒲餘侯與公子鐸比而爲亂殺意恢逐郊公逆庚與于齊而立之意恢之死爲君故耳春秋不書郊公之奔庚與之入郊公不能君庚與由是簒也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意恢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君在喪而已爲政國之安危休戚于是乎寄郊公居喪不戚而不能正之以禮蒲餘與鐸謀爲亂而不能豫爲之防身雖爲國而

死何益哉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曹莒無大夫故不書大夫　愚謂公子鐸鼓禍之尤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　胡氏曰案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

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于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案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于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内得盡其誠敬之心于宗廟外得全其隱卹之意于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于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于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

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爲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

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胡氏曰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于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于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

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爲亂可不畏乎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讒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爲之請以名利動其心而莫之覺不知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爲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邉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大獲而歸至是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

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所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

一人以鼓子鳶鞮歸二十二年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六月荀吳畧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胡氏曰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爲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爲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非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于貶

耳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畧咸見矣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高氏曰景公之時

吳楚方爭晉又不能遠畧以齊之强修其政刑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助楚伐徐以懼吳人師至蒲隧徐人賂以甲父之鼎而還嗚呼志亦卑矣斥言齊侯罪在齊侯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公羊氏曰楚子何以不名荆戎相誘君子不疾也若不疾乃

疾之也蘇氏曰楚子誘蔡侯般殺之名而書地以荆蠻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不名不地荆戎相殘畧之也謝氏曰誘蔡侯般殺之楚靈之詐行也誘戎蠻子殺之楚平之詐行也楚平殺蠻子不名者以詐相誘相殺蠻夷之常也蠻夷以詐殺蠻夷不名著其常也以其爲行彼此一也然則虔名所以著其惡于前棄疾不名所以著其常于後著其惡以明在所當絶著其常以明在所當賤

夏公至自晉

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夏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左氏曰止公不書諱之也胡氏曰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困窮而致亨也夫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徵于色發于

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强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此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于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爲而人莫之告矣不亦悲乎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六月甲戌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

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

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

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

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家氏曰夫所謂夷非夷狄其人言周魯俱衰典章闕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之也所謂夷者如孟子所謂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夷之爲言遠也或者遂以郯子爲夷國失之矣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

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胡氏曰林父之于潞氏士會之于甲氏荀吳之于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

容適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
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辭
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于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家
氏曰僖二十五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葢以二
強國之力廹而遷之非戎人侵犯王畧自外而竊居
于內也然則將存之乎曰徙而遠之不使混于華斯
可矣無罪而滅之則過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

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許氏曰星孛大辰大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惟鄭有合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矣胡氏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

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于兵暴骨如莽其厲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亡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大東萊呂氏曰日月星辰之謫見于天雩霜風雨之不時以爲民害皆政事之失常有以取之也故君觀其變以思戒

察其祥以改行則災害可息而無危亡之禍其漠然

不以爲意則禍及之非不幸也聖人詳書以爲世戒

焉人君觀春秋所書其可不致懼乎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

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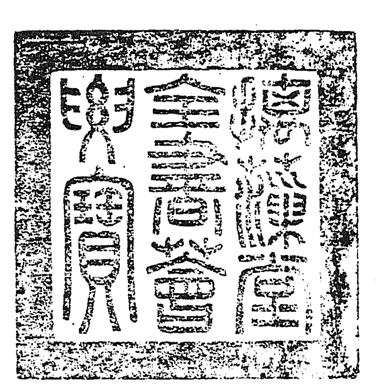
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

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徐人與

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于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高氏曰人楚而狄吳吳之惡甚于楚也書楚之及又以罪楚也勝負相敵故不書敗績家氏曰以其爲兵首故書吳胡氏曰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

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爲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栢舉之戰國破君奔幾于亡滅吳日益强而楚削矣是故爲國必以得賢爲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考其所書本末强弱之由其爲後世戒明矣

春秋闕疑卷三十六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沈元錡

謄錄監生臣竺昌基